



莫阳子

奇劍斷魂蕭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江湖侠士丁皓天夫妻二人，因偶得天山奇侠的血玉箫，遭来杀身之祸，留下的遗孤丁正宇，幸蒙江湖老前辈救助才免遭劫难。

丁正宇的武学子承父业，为寻双亲之仇，循道江湖，他认为江湖人士杀害了父母，从而对江湖暗隐窥测，正邪不分，任性傲狂，蔑视武林，但屡遭不测，险境层出。他舍命救助险遭污辱的倩女罗蓉，在逆境中艳遇侠女玉凤，一群多情少女爱恋之心各自倾述，丁正宇为剪除江湖奸恶坐怀不乱。他几经磨难，在奄奄一息中又得武林前辈遗下的武功绝技，行侠仗义，在武林众侠女及前辈江湖侠士的援助之下，寻根破绽，快意恩仇……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旧恨新仇 | (1) |
| 第 二 章 | 闯荡江湖 | (26) |
| 第 三 章 | 情丝万缕 | (50) |
| 第 四 章 | 倩女幽魂 | (69) |
| 第 五 章 | 因果循环 | (104) |
| 第 六 章 | 少林遭难 | (134) |
| 第 七 章 | 侠女柔情 | (160) |
| 第 八 章 | 石窟逢凶 | (190) |
| 第 九 章 | 武林绝学 | (216) |
| 第 十 章 | 荒野恶斗 | (241) |
| 第 十 一 章 | 月娇遇险 | (263) |
| 第 十 二 章 | 痴情倩女 | (275) |
| 第 十 三 章 | 骨肉重逢 | (301) |
| 第 十 四 章 | 武当三清 | (314) |
| 第 十 五 章 | 以卵击石 | (331) |

第十六章	善恶分明	(344)
第十七章	借刀杀人	(362)
第十八章	佛渡有缘	(375)
第十九章	如花似玉	(394)
第二十章	知遇之恩	(411)
第二十一章	恩断义绝	(422)
第二十二章	痴心不改	(436)
第二十三章	风云际会	(449)
第二十四章	阴谋诡计	(465)
第二十五章	恶魔施蛊	(475)
第二十六章	是非恩怨	(496)
第二十七章	罪有应得	(513)
第二十八章	武学奇葩	(531)
第二十九章	心怀不轨	(556)
第三十章	浓情蜜意	(580)
第三十一章	势不两立	(603)
第三十二章	快意恩仇	(626)
第三十三章	功果圆满	(650)

第九章 武林绝学

在隔壁石室中的丁正宇，这时正以全力进攻第五座石人，只见那石人左臂上下左右飞杨，脚下静立如山，右掌却当胸以待。

虽然那石人仅以左掌防守，丁正宇连演：“天光血影”、“月落星沉”、“碧海连天”、“天残地缺”、“旭光普照”五招，仍然攻不进去。

丁正宇一面进攻，一面参看石人手脚的变化，他哪里晓得就这样已经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了。

他尽量把掌风克制到最小范围，避免伤害到石人，因为那石人必竟没有内功。

在第六天上，恰好那石人又从头开始，丁正宇对他招数的变化已了如指掌，蓦地，“天光血影”半途一变化为“天残地缺”，点击石人肋下。

跟以前的四尊一样，丁正宇仍然慢了一着，石人当胸以俟的左掌，正拍在丁正宇的“天台穴”上，石人也被丁正宇弹出的指风制住。

丁正宇踉跄跌出五尺，吐出一口鲜血，血色殷红，与第一次吐的大不相同，同时，突然觉“天门穴”“轰”然一震，真气立刻遍布全身，收发自如，同时也特别感觉到自己更耳聪目明起来。

丁正宇痴然立起身来，突然双膝跪下，仰天拜道：

“弟子拜谢残阳前辈，使晚辈得以打开天重穴。”两行清泪自他苍白的面颊滚下来。

丁正宇再拜起身，走到第五座石人前，只见石人胸前写着：“残阳六式，金掌追魂！”

丁正宇详细看了数遍，手起一掌按在石人胸上，只听“扑”的一声微响，石人立刻化作一滩石屑。

丁正宇突然真力已竭，头昏目眩起来，在迷蒙中似乎听到隆隆之声。

要知道，丁正宇三十六天之中，不眠不休的连过五座代表天下奇功的石人，除了他超人的天赋以外，主要是那“碧心丹”有神奇的功效，“残阳子”手下没有一种不是珍品，他之所以选了这六粒“碧心丹”接传他的武学，足见这碧心丹之珍贵，决不下于任何一派的珍奇灵药。

但人终究是人，丁正宇三十六天不眠不休，全仗着高度的兴趣与好奇，以及药力的支持，始今第五座石人已破，药力又恰好在冲开天门时用竭，是以顿时如撒了气的皮球一般，立刻就昏迷过去。

突然，月娇手持金剑惊慌的跃了进来，原来那石壁在丁正宇毁掉第五座石人时已开启相通了，在石人的背后开了一个大洞。清风徐徐透了进来，显然这第五座石人就是出困的枢纽，月娇美目流盼，只见地上有五堆石屑，知道他的武功又大有所精进。

最后，她找到了丁正宇，只见他跌坐在地上，双目轻垂，面色苍白。

看到了丁正宇如劫后余生一般，她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她轻轻的蹲下身来，伸出素手，一探丁正字的鼻息，只觉他气息尚存，只是极弱，心知丁正字必然是用力过度，现在正在调息中，当下不敢惊动他。

她轻轻的站起身来，只见丁正字的剑平放在石桌上，她走到桌前，看到石门上划了一道剑痕，立刻明白丁正字拔剑的目的是要救她，心中一甜，低头看见桌上的文字后，明白丁正字在洞里的经过，当下小心的用武功把桌上的文字抹去，对这等天下奇学，她竟一点也不想学，一个少女内心的变化，的确是无法捉摸的。

月娇回身走到了丁正字身侧，转身见洞门已开，她为人何等精细，一见洞门大开，立刻想到会有人来，丁正字尚不知何时醒来，万一惊动了他可就不堪设想了。

她心念电转，立刻纵身出洞，砍了几棵大树枝盖住了洞口，然后钻进洞来，就在洞口不远处，面对丁正字坐下，展看自壁上抄下来的剑诀研看，但那双美目却不时滑过丁正字的俊脸。

三天一过、丁正字的鼻息渐渐加重，到后来一呼一吸都有“啞啞”的声响，这是武学至高的境界，也是最要紧的关头。

月娇望着丁正字渐渐红润的脸，心情日渐加重，因为她深切了解，鸡公山目前天下群雄聚集，此处迟早要被人发现，她到不是怕武功不敌，而是怕一旦传出消息，万一几个老魔头一到，丁正字必死无疑。

好容易又挨过了一天，丁正字的鼻息已渐渐恢复，蓦地，洞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月娇心中突然紧张，双手紧握握住剑柄严阵以待。

脚步声越来越近，突然有人说话：

“师兄，听说那秘洞就在鸡公山中，堡主何不多派几个人找呢？我相信我们若细心搜山一定可以找到。”

另一个冷冷的声音道：

“月光魔造洞之前早就想到这一点，没有图休想找到。”

“现在图在‘七珍雁’卢飞的手中，这家伙从来不以真面目见人，那里去找他。”

“所以堡主叫我们搜山，注意可疑的人啊！”

脚步声越来越近，月娇从叶缝中看去，只见一个身着白袍，一个身着黑袍，一高一矮，一肥一瘦，长相极像无常二鬼，正在往洞口这边走来，月娇认得两人就是死堡的“黑白二无常”，功力虽不比她深，但却阴毒无比。

突见那矮无常指着洞口道：

“师兄，你看这些树枝好奇怪，怎么好生生的枯死在这里。”

“好像有人来过！”

白无常向洞口看了一眼，道：

“可能洞中有人！”

黑无常道：

“那我们进去搜搜看。”

月娇轻轻的移近洞口，右手紧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

却听那白无常嘿嘿冷笑道：

“师弟假使你找到那洞，也得到那秘笈，你准备咋办？”

“当然是找地方苦练啊！”

白无常又冷笑道：

“是啊！假使‘七珍雁’先得到洞图，他会傻得仅在洞口放上几枝枯树，在里面放心的练吗？我看你还是省点手脚吧！别

误了事犯了堡规，我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话落当即向山上奔去，“黑无常”心中虽不服，但却真个怕犯堡规误了事确是不好受的，只得跟着向山上奔去。

月娇玉掌抚胸，深深地噓了口气，刚坐下身子，蓦听得风声凛凛，急忙向外望去，只见月光下立着一个怪人，双目机警地向四周扫视了一遍，得意地一笑，从怀中摸出一张羊皮纸，一面看图，一面观察四周的地形。

由刚才“黑白二无常”的对话，月娇一见那张羊皮纸，立刻明白来人就是变化无常的“七珍雁”卢飞，心知今天怕要凶多吉少了。

原来“七珍雁”卢飞武功虽在“天外三魔”之下，但却高出月娇甚多，月娇自知要阻他进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丁正宇此刻正是生死紧要关头，万一被人惊动，定有生命之危。

月娇再度站起身来，银牙暗咬，决定在自己身亡之前决不让人进洞一步。

“七珍雁”左右看了一阵。

即把图揣进怀里，动手拖起那些枯枝。

月娇将功力凝聚右掌，凝神以待。

“七珍雁”拖开两棵树枝，突觉情形有些不对，侧头向内一望，月娇看得明白，手起一式“乌龙出洞”向“七珍雁”卢飞拍去，掌风隐带雷鸣，显然是用了全力。

“七珍雁”卢飞突遭暗袭，急忙倒跃而出，沿着掌风的边沿险险地飞出七八丈，真不愧为“七珍雁”其轻功躲避之速不同凡响。

月娇乘机冲出，横剑立于洞口，月光下金剑发出夺目的彩

霞。

“七珍雁”卢飞脚一着地立刻纵回，落在月娇的面前，冷冷地道：

“你是何人？”

月娇故作镇定，冷冷的道：

“此洞为姑娘所有，你鬼鬼祟祟地看什么？”

“‘七珍雁’一惊，道：

“你什么时候入此洞的？”

“早在一个月前。”随即一扬金剑冷笑道：

“‘七珍雁’你是识时务的速速滚回去，否则姑娘先拿你试剑。”

“七珍雁”察颜观色，见月娇说得极为镇定，心中倒着着实有些害怕起来，但他老于世故，在未明真相以前决不肯轻易放过。

当下漫不经心地向左跨了一步，企图向里再看一看，月娇心虚，也向左跨了一步，“七珍雁”何等狡猾，见状立刻笑道：

“不知洞中还有什么人？”

月娇一惊，冷斥道：

“‘七珍雁’你别不知好歹，姑娘可要不客气了。”

“七珍雁”大笑道：

“我‘七珍雁’来探洞前曾在神前立过重誓，我如不是宝物的主人，就是宝物的仆人，姑娘该知道我不会走了。”

话落向前三步，大胆地向洞内望去。

蓦地，月娇大喝一声，金剑施展一招“施风荡柳”向“七珍雁”攻去。

“七珍雁”不敢怠慢，急忙撤下软鞭，拧身进招，“七珍雁”

以轻功见长，软鞭随着他飘忽不定的身形，如灵蛇般的，乘空隙穿梭在月娇的朵朵剑花中。

月娇使的是剑，又需严守洞口，受了许多限制，一下子就处在被动地位，“七珍雁”见状道：

“看来姑娘并非宝物得主，老夫倒还有点希望，但不知是谁？”

一面问话，一面攻守自如。

月娇闭口不言，只想以全力来拖延时间，以待丁正字功德圆满，但这一着没过多久，就被“七珍雁”看穿，登时全力进攻，远用鞭攻，近用匕首，只见他右腕一振，鞭尾连演“银色出洞”“蛟龙探海”“蛟龙腾空”，左手匕首点刺，扫击几乎同时完成。

月娇一把长剑疲于应付，有好几次，几乎被他冲入洞中。

“七珍雁”为了争取时间，不惜尽施绝招，翻腕连击，“古树盘根”“藤缠万里”“烟雾弥漫”快速使出，月娇左拦右挡，不由心头火起，突然使出尚未学熟的一招“直上霄汉”只见金剑从鞭影中腾空而起，剑身一平，幻出万道金光，把“七珍雁”整个包围。

“七珍雁”大吃一惊，急忙撒鞭倒纵，月娇心头火起，回手又是一招“直上霄汉”，又把“七珍雁”逼退丈余，但她离洞口已有五丈了。

“七珍雁”被两招“直上霄汉”逼退七八丈，心中也确实有些震惊，及见月娇只会这一招，而且还有些地方连接不起来，立刻又放心地攻了上去。

月娇这时发现离洞口太远了，立即使出一招“直上霄汉”想阻住攻来的“七珍雁”。

那知“七珍雁”狡诈万端，她攻时并不还手，却在她连接不

上的时候，突然出招进攻，仅此一招，就被他扳回优势，月娇这时想回洞口已是不能，只好拼命缠住他。

就在这时。突见黑白两条人影一闪没入洞内，月娇顿时急得发昏，手下一慢，左臂被“七珍雁”的匕首划了一条半尺长的血槽，顿时血流如柱。

月娇只挂记洞中的丁正宇，受伤倒并不放在心上，她只盼望丁正宇此刻已恢复功力，不致受害。

进入洞中的二人正是闻声赶回的“黑白二无常”，两人见一个老人一个少女打得难分难解，深知两人谁也没进洞，立即想捡个大便宜。

两人一进洞，首先入目的是五堆石子，山粒变粉，显系被人重手法打碎的，黑白无常互看了一眼，各自心中暗暗咋舌，这人的武功显然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了。

接着丁正宇红润俊美的面目映入眼帘，白无常看了一阵，突然惊道：

“师弟，这小子是丁正宇，显然这里的秘籍已被他所得，赶快趁他未醒之际制住他要紧。”

黑无常掠上前，凝功举掌欲劈，白无常冷冷地道：

“慢着！先制住他的穴道，免得笑再结果他的性命，免得吃不到羊肉先沾一身腥。”

话落望着丁正宇阴毒地一笑道：

“姓丁的小子，只怪你生不逢时，莫说人爷心黑手辣。”双手齐下，眨眼间点了丁正宇七处穴道。随即转头道：

“师弟，捡起那柄宝剑。我来搜搜他身上有何宝物……”

蓦地……

“黑白无常”齐觉脑后“玉枕穴”一麻，同时见丁正宇那双清亮如电的星目，突然睁开，射出两道如电寒芒，两人四目睁睁的被丁正宇扣住要穴竟然毫无所觉。

丁正宇阴森森地笑道：

“你两位就在这里替‘残阳子’老前辈守洞吧。”双手真力一吐，“黑白二无常”登时怪叫一声颈拆而亡。

丁正宇抓起地上的玉剑及玉瓶，飞身跃出洞外，这时“七珍雁”正以一招“浮云托月”挑向月娇颈下，岌岌可危。

丁正宇清喝一声，飞身一招“月落星沉”插入两人中间，右手弹出五条罡风登时制住“七珍雁”三处大穴，立时倒地。

月娇听到洞中传来的怪叫声，原以为丁正宇已遭毒手，芳心痛极，同时“七珍雁”也怕进洞的二人把宝物带走，跟着也重下杀手，是以丁正宇出来之前，月娇已吃“七珍雁”一脚，踢在胸口上，负了内伤，却没想到丁正宇会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她。

月娇张口吐了一口鲜血，丁正宇急忙上前扶住，她已昏迷在丁正宇怀中。

丁正宇搂住她腰，从怀中掏出那粒“碧心丹”放入口中以唾液溶化，然后度进月娇口里，同时将真气缓缓的输入月娇腹中，丁正宇此时的真气已到收发自如的境界，再加上一粒“碧心丹”千古奇药，不大工夫，月娇真元已复，丁正宇仍不放心，又度了数口。

月娇睁开美目，见状立刻羞涩的又把眼睛闭上。

丁正宇移开嘴唇，月娇乘势把头埋进他怀里，芳心跳个不停。

丁正宇见她身上有数处伤痕血流不止，低声问道：

“姑娘身上有治伤的药吗？”

月娇摇摇头，娇柔的道：

“没有，不要紧，一点都不痛。”

丁正宇默然地看着怀里的少女，不知如何是好，他深知没有她的相护，他也许早就完了。

突然“七珍雁”插口道：

“我身上倒有金创药。”

丁正宇冷冷地道：

“你知道你要得到什么结果吗？”

“七珍雁”虽然穴道被制，但还能说话，当即笑道：

“那是以后的事，她血流不止，难道你要让她流下去，失血而亡吗？”

丁正宇沉思片刻道：

“我怎能信得过你？”

“七珍雁”道：

“这有什么信不过，我今后要终生追随你，难道我还骗你吗？”

“终生追随我！”

月娇闻言一怔，由“七珍雁”那种诚恳语调看来，似非假话，那么他先前交手时说的也是实话了。

月娇心念一转，即对丁正宇道：

“丁少侠，你拿来试试好了。”

丁正宇犹豫地道：

“姑娘，难保他不是骗我们的。”

一声“我们”月娇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浅浅地笑道：

“不要紧的，试试看吧！”

“七珍雁”道：

“你如信不过我，就在我的臂上划一道伤口试试。”

丁正宇轻轻地推开月娇道：

“好吧”话落果然在“七珍雁”臂上划了道伤口，然后以他的药粉敷在上面，血液果然立止，伤口不大工夫就结起疤来。

月娇一见慢慢走来，丁正宇问：

“姑娘看这可是真的？”

“嗯！是真的。”

丁正宇随即替他敷上，血立止。

“七珍雁”道：

“可是不假？现在该给我解开穴道了。”

丁正宇伸手拍开“七珍雁”的穴道，道：

“我解开了你的穴道还要做什么？”

“七珍雁”大笑道：

“我想看你是否已得‘残阳子’的真传？”

“你尚有疑？”

“七珍雁”活动了一下四肢，突然闪电般的拍出一掌，道：

“看看我是主人还是仆人？”身形随着飘忽起来。

丁正宇冷冷一笑，迅速让开，发出一招，随手一式“海阔天空”数不清的掌影像雪片一样的飘落，这虽是平常而又简单的一招，但以丁正宇此时的功力施展出来，其威力就大不同了。

丁正宇不愿多费时间，当下如影附形，紧跟而上，招出“天光血影”，右手挥处又制住了“七珍雁”的几处穴道。

“七珍雁”大声道：

“好了，好了，看来我这仆人做定了。”

一旁的月娇看呆了，一个多月前，丁正宇的武功和她仅在

伯仲之间，一月后她却望尘莫及了，不过她心中甚是欣慰，毫无妒意。

丁正宇挥手解开了“七珍雁”的穴道。

“七珍雁”立即道：

“从今以后我是你的仆人了。”

话落从面上取下面具。只见他原是年约四旬上下，浓眉斜飞，双目神光闪烁，极富机智，直鼻方口，倒无半点奸滑之相，如今真面目一露，立即向脸上一按，竟然变成了一个二十上下的白面少年，丁正宇与月娇更觉惊奇不已。

丁正宇惊道：

“你做我的仆人，从何说起？”

“这是我自愿的，只要你听我叙说完，就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

随即望着二人道：

“现在要到哪里去，我们不勿边走边谈。”

“我们现在要去山上救人，不过目前先到宝鸡镇探探中原群雄的虚实。”

丁正宇托起一块千斤大石，把洞口塞住，三人起程向宝鸡镇赶去。

“七珍雁”随走随叙述道：

“这件事应从50年前说起，当时中原武学盛极一时，这是由于当时的十大奇才所使然，‘灯影九怪’当今除了老一辈的人知道以外，已被目前的江湖所淡忘了，但在当时确是无人不知的人物。

“有七人至今仍然健在，只是都远离中原，大都改名换姓

了，譬如，今日的天外三魔即当日‘灯影九怪’中的天光、血影、碧海三怪，霞行上人称为旭光怪，洱海笛，称月光怪，日月老人称星光怪，天水双绝称残天缺地二怪，天魔儒侠叫金掌怪。

“他们九人各有所创，各以奇才自居，当然，他们之间也有高下之分，大概以金掌怪武功最高，天光怪最低，其他七人则不甚清楚，不过，他们彼此和好如手脚，从不彼此歧视，但人的武功一高，往往受自尊心的驱使，不肯认错，灯影九怪就慢慢的走上这一条路，直到中原被他们扰得无法安宁时……”

“中原又出了一位奇人，自以神风魔为号，此人就是藏珍洞的主人，‘残阳子’，神风魔武功远在九人之上。

“不过，他从不与九人交往，对九人的错处时加打击，使他们开不得口。彼此之间的怨仇日渐加深，直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灯影九怪总想把神风魔驱出中原，始终不能如愿，直到有一天神风魔在泰山寻找千年参时，九人乘机合力，将他击伤，严禁他再来中原……”

“七珍雁”咽了口唾沫又道：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当日灯影九怪把神风魔围住，名义上要比武排名份，但为神风魔所拒，一言不合动起手来，天光魔首先受伤，其他八人因此一涌而上，神风魔双手难敌四手，终至受伤倒地，其中七人本欲将他四脚斩去，永绝后患，虽经金掌怪一再阻止而幸免断脚至残，但七怪仍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九怪之间，随亦就此闹得不欢而散……”

“神风魔受此创后，远走边荒，由于机缘的巧合，使他练成绝学，等他再度回到中原时，灯影九怪已散，他即将所学藏之于这偶尔发现的秘洞中，离中原而去，不知所终。”